

docriver.com
獨家本書店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雜類

117

吳根友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那先比丘經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117

吳根友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總序

日
生
之
序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益，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啟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契入妙諦。

三、文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興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盡備；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眾生！

目錄

● 題解	一
● 經典	一五
1 象王聽聞佛法	一七
2 象王聽阿羅漢誦經	二三
3 象王轉生人道	一五
4 學道證果的那先	一八
5 那先遊化人間	三九
6 彌蘭王論破野和羅	四二
7 王初見那先，問卿尊姓大名	五三
8 以智者提問便與王對答	五九

● 源流 一九三

● 解説 一〇三

● 参考書目 七



《那先比丘經》，又叫《彌蘭陀王問經》，梵文寫作 (Milindapañha)。該經主要記載了部派佛教後期——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傳說中的佛教大師那先 (Nāgaseṇa) 與統治北印度的希臘王彌蘭陀說經論道之事。該經實際上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與希臘文明的初次對話，是印希文明交流史上重要的歷史典籍。漢譯為《那先比丘經》，不如南傳佛教命名為《彌蘭陀王問經》準確。

那先比丘經的時代及漢譯時代

《那先比丘經》大約為公元前一世紀前後的作品，它屬於佛教「三藏」經典之外的非經典的古典佛教作品。對於這部「非經典」的經典作品來說，其最初究竟是用何種語言寫成的？佛教學術史界的看法並不一致。歸結起來，大致有三種說法：即巴利文說；梵語或混和梵語說；翻譯說。印度哲學史家德·恰托巴底亞耶在《印度哲學》一書中提到，《那先比丘經》是用巴利語寫成的。中國佛教研究專家方廣錫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提到，《那先比丘經》有梵語與混合梵語之說。英國佛教史專家渥德爾在《印度佛教史》一書中提到，《那先比丘經》是在公元前一世紀初在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印度譯出寫定的。

除此三種比較明確的說法之外，還有一種比較含糊的說法，如日本學者水谷幸正認為，《那先比丘經》在公元前二世紀左右就在印度河上游流行了，然後被移居來的希臘人所理解。但是，這一流行的版本究竟是何種語言寫成的，水谷幸正先生語焉不詳。這樣一來，關於《那先比丘經》的最初語言形態問題，便是一樁未了結的公案，有待史料的進一步地發掘、證實。

《那先比丘經》的成書過程及其最初的篇幅長度，也是一個沒有了結的公案。從現存的北、南兩種系統版本來看，漢譯北本系統的東漢初年二卷本《那先比丘經》，只相當於七章的巴利文本的四分之一——即是巴利文本的序言及前三部分。即使是三卷本的漢譯本，也不及南傳的《彌蘭陀王問經》的一半。這其中的奧妙頗難決斷。據有些學者研究，南傳七章的巴利文《彌蘭陀王問經》，其經文的文體並不一致，有些篇章可能是後人增添的。由於英譯七章本的《彌蘭陀王問經》沒有翻成漢文，再加本人手頭一時找不到英譯本，故無從作比較研究。

不過依我看，七章本由於定型較晚，大約為公元四世紀，距彌蘭陀王的統治時代

約五百多年時間，其間有一些添加成分是不足為奇的。根據小乘佛教經典的成書過程來看，大約都是由短到長。《那先比丘經》帶有極強的故事色彩，在流傳過程中，人們爲了追求「完美」，不斷地在其中增添內容是可能的，這也符合非個人創作的經典作品的成熟規律。我們若能就南傳七章本的內容作出詳細的研究，是能從中找到佛教從小乘到大乘的發展軌迹的。

北傳兩卷本《那先比丘經》雖在東漢年間傳入中國，但在漢代年間的佛經譯文目錄上並未見到《那先比丘經》。因此，《那先比丘經》傳入中國雖早，但譯出時間似乎較遲。它附在東晉時代，譯者亦不知何人。而且，此經在後代的著作中很少被提及，大約是此經中的思想與魏晉玄學不甚相契的緣故吧！

《那先比丘經》除漢譯本外，還有英、德、日、法等各種文字譯本。而用巴利語寫成的《彌蘭陀王問經》則有僧伽羅文、泰文、羅馬字母等不同文字拼寫本，可見此經在東西文化史上的地位。據石峻先生賜函指教，此經於上世紀由國際著名學者J. W. Ryhs Davids英譯爲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收入牛津大學出版的《東方聖典叢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Edited by Max Muller) 第三

十五、三十六兩卷中。因武漢大學無此叢書，故無法比較研究。

那先比丘經的價值及其歷史地位

作為小乘佛教的非經典的古典作品——《那先比丘經》，其宗教價值及其在佛教學術史上的地位，都是十分崇高的。

從其宗教價值來看，《那先比丘經》主要通過文學的對話形式，形象、生動地闡述了佛教的基本思想；並通過對當時雄健明智的希臘王彌蘭陀的折伏，顯示了佛教濟度世人的巨大精神力量。

從經文來看，彌蘭陀是一個類似柏拉圖社會理想中的「哲學王」。他對佛教以外的各種外道經典特別熟悉，並在具體的論辯過程中戰勝了這些外道論師。正當他目空一切，在殿堂上大聲詢問還有沒有人與他論辯之時，他身旁的大臣便向他推薦了那先。可以這樣說，那先折服了彌蘭陀王，不僅為整個被征服的希臘統治地區的印度人民尋得了心理上的平衡，而且也突顯了佛教教義的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彌蘭陀王被那先闡述的佛教勝義折伏之後，表示了對世俗王權的厭倦之情，嚮往佛教的涅槃境界。

這實際上充分顯示了佛教「超度功能」。一個人間至尊之王竟然對王位不感興趣，那麼世俗一般人的愛欲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還有什麼不能放棄的呢？

超越對世間擁有的執著，是《那先比丘經》最爲凸出的宗教價值。

從傳播佛教思想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所運用的譬喻說理方式，以及通過對比方式彰顯佛教真正意旨的做法，對後來的「譬喻師」們說經起到了良好的影響。池田大作先生曾風趣地說《那先比丘經》是一部「佛教入門」式的教課書^①，則比較生動地說出了該經在傳播佛教勝義方面的貢獻。例如，在闡述佛教的「因緣和合」思想時，該經巧妙地通過對話形式，淺顯易懂闡明了「何爲車」，「何爲那先」之理，從而說明萬物乃是「衆因緣和合而成」的道理，教導人們不要偏激地執著於某一殊相。在揭示佛教真正意旨時，該經作者通過比較方式，先引出彌蘭陀王與野想羅的一段對話作爲鋪墊，然後再讓那先出場，說出佛教的意旨，從而在正反強烈對比中，讓人深刻領悟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

如在經文上卷中，作者這樣寫道：王問野想羅出家的目的？野想羅答道：是爲了今世得福和後世得福。王又問：居家之人「行忠政（正）」，「學佛道」，能得福否

？野想羅答道：可以。於是彌蘭陀王便話鋒一轉，問道：既然如此，爲何出家呢？野想羅無言以對。這就表明，如果僅把佛教看作是獲得個人幸福的手段，這是一種誤解，於教理不通，於教旨不符。佛教乃是教人如何擺脫塵世的苦惱，進入涅槃的超越境界，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因此，當彌蘭陀王再次問那先爲何出家時，那先便回答道是爲了擺脫今世的痛苦，乃至後世的痛苦。痛苦的原因乃在於人有愛欲，家是愛欲滋生的溫床，只有出家，才能脫離痛苦的有形溫床，然後不斷精進，達到泯滅愛欲之心的智慧境界，從而進入涅槃境界。這樣，佛教對人世間的價值判斷——人間是苦；佛教的宗旨——救贖世人沈淪之心；佛教的超越世界——泥洹境界與世俗世界對抗的張力，便在這一對比較述中顯示出來了。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大抵上有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便是在印希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第二便是從中窺視出早期佛教在受希臘文明影響後的細微變化，即佛教由重視經律發展到重視「論」的變化。這可能是由小乘到大乘佛教發展變化的契機。

從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比較細緻地介紹了希臘與印度兩文明體

系的思想對話過程，以宗教藝術的形式宣布了代表當時印度思想文化高峰的佛教思想的勝利。經文雖然主要是在闡述佛教思想，但由於是以對話方式闡述的，便不免要受到提問對方的問題限制。從提問的順序來看，大約是從認識人是什麼的問題出發，然後到對佛教及其教徒沙門在人世間的作用，然後再漸次涉入佛教的基本概念及其意義，基本的教旨及其修行方法；並且在其中還穿插了一些自然知識。整體看來，《那先比丘經》帶有鮮明的實證性傾向，其重點放在對「什麼是什麼？」(What is something?) 和「某物為何是這樣？」(Why is something so that?) 的解釋之上。佛教對世界的價值判斷，佛教勸人超度及宣講的超度方法，並沒有在此經中被凸顯出來。由此，我們似乎也可以明瞭此經為何在中國不受重視的某些原因。

從文化交流的心態來看，《那先比丘經》比較鮮明地反映了被征服地區人民的不服心理。作為一個異族統治的國王——彌蘭陀，他可以用武力征服這個地區，但他最終被征服地區的精神文化所折服。那先用佛教的勝義征服了彌蘭陀王，象徵了被統治地區人民精神上的勝利。同時，也通過對彌蘭陀王的「折服」，顯示了佛教在當時的世界性意義。可以這樣說，要研究希臘文明與印度文明的交流史，它們是如何交流

的，在當時達到何種程度，涉及到哪些核心思想，其間的差異性在何處？《那先比丘經》都是一部不可逾越的經典。

從研究部派佛教後期思想向大乘佛教轉化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也是一部不可忽視的經典作品。在《那先比丘經》中，佛已經外化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與匹敵的人格神了。佛教從無神論開始向有神論過渡。而且印度宗教史也開始向一神論渡進。這可能表明，佛教在佛滅三百多年後，經過其弟子及教團的傳播，已經漸次取得主教的地位。而且，由於受到希臘實證思想的衝擊，佛教更加重視思辨的嚴密性和說理的經驗性、從而更加注重從知識論的角度來論證佛教的價值論思想。從論說的深刻性、細密性、通達性來說，《那先比丘經》超過了以往舊有的有部論師學說。它在譬喻和論理兩個方面，對後來的佛教學說都有影響。

那先比丘經的作者及經文中的彌蘭王其人

《那先比丘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並沒有定論。有人認爲就是那先（Nagasena），意譯爲龍軍^②；又，那先又音譯爲那伽犀那。

關於那先其人的身世，有些學者作了考證、研究。梁啓超在《佛學十八篇·那先比丘經書》一文中說道：那先確有其人。並引用《梵網經述記》，進一步證明其爲「罽賓」——即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人。曾著過《三身論》（已佚）。阿難陀根據《彌蘭陀王問經》一書，對那先的身世作了較詳細的介紹。認爲那先是迦江迦羅（Kajjala），即中印度東部喜馬拉雅山附近的一個小鎮的人，其父是婆羅門族人，名叫蘇魯達羅（Sonutara）。那先在精通了三吠陀經以及歷史等學問以後，就依羅訶長老（Rohana）研究佛經。後來又從伐陀利耶（Vattaniya）的阿沙庫陀（Asagutta）^①學習，然後他被派往日連弗邑專門研究佛教。最後他又到沙迦羅（Sagala）的僧伽耶寺（Sankheya Monastery），在該寺中會見了彌蘭陀王^②。

依北本《那先比丘經》看，那先的確先後師承過兩位師父，只是名字與《彌蘭陀王問經》不同。而且似乎有宿根，其舅父樓漢是一個已得阿羅漢道的沙門。那先十五、六歲時師舅父，作小沙彌，後得四禪境界，對各種經典十分熟悉。來到毘舍寺（又譯毘舍寺），得二位師父，一曰頰陂曰，一曰迦維曰。後因犯戒，被逐出寺門，獨處山林修道，道成，回想戰寺，不受歡迎，轉入郡縣巷道，傳播佛教，聲名大振。最後

轉入天竺舍竭國止泄坻迦寺，在此寺中，遇見前世相識的彌蘭陀王。

也許，關於那先的出生有些神話成分。但其中的成道經歷具有很大的可信性。不過，有些學者對那先其人持懷疑態度的，認為是傳說中的人物^④。亦有學者說，在一切有部裏，與彌蘭陀王對話的乃是「提地迦比丘」^⑤。在我看來，無論「那先」是否為真，但在印度部派佛敎後期可能有一位佛敎大師，曾與希臘人彌蘭陀進行過對話，並且說服了這位「哲學王」，否則，就不會在部派佛敎的不同派別的經典中以及民間佛敎中，流傳這一故事了。在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此傳說人物為假時，姑且相信這位佛敎大師為真實的歷史人物，只是要剝離加在他身上的神話光環就是了。

與那先這一人物不同，彌蘭陀王乃是一真實的歷史人物。彌蘭陀王，英文為（Menandros），布拉克里特文為（Menendra），梵文為（Milinda），巴利文為（Milinda），漢文有時譯作「麥南德」、「美南多羅斯王」、「彌鄰陀王」，皆音譯也。他在位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一五五——前一三〇年^⑥。在彌蘭陀王統治印度之前，希臘軍隊曾於公元前三七〇年入侵印度，但不久就被印度人擊退。到阿育王後期，由於奢蜜多羅叛變，建立了巽伽王朝，破壞了印度的統一。在巽伽王朝（公元前一

八〇——前一五〇多年）西北部，有很多少數民族入侵、騷擾，希臘人便是其中的隊伍之一。據說，奢蜜多羅爲了與阿育王比名聲，願以滅佛之惡名流傳後世。而彌蘭陀王則以護法的名義進攻巽伽王朝，最後取得勝利。從《那先比丘經》的經文來看，彌蘭陀王十分重視對當時印度各種教派學說進行研究，並以論辯方式駁倒各種宗派的思想。最後才碰到真正的佛教大師的。

我們不知道彌蘭陀王是如何駁倒印度各派宗教思想的。但從與那先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大抵上運用矛盾法、實證法、類推法、分析法等手段，分別擊倒其他各派思想的。但由於那先運用了辯證法、譬喻法，避實就虛，以殊相譬殊相，最終化解了彌蘭陀王的凌厲的提問。從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彌蘭陀王是以希臘人的科學實證思維來理解佛教教義的。這位「哲學王」的提問，對促進佛教論理說的發展，起到他本人也不曾預料的作用。在佛教史上，把他看作是著名的護法王，是有一定的歷史根據的。

注釋：

- ① 《我的佛敎觀》第七十頁，池田大作著，潘桂明、業露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四月第一版。
- ② 《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四冊之六十六《那先比丘經書》，梁啓超著，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③ 《印度古代的幾位巴利文大師》，阿難陀著，見《現代佛敎學術叢刊》④⑨·佛敎人物史話》第二十七頁，張曼濤主編，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六月版。
- ④ 《印度哲學》第一二八頁，〔印度〕德·恰托巴底亞耶著，黃寶生、郭良鑿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年一月第一版。
- ⑤ 《印度佛敎史》第三〇四頁，〔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

⑥ 同⑤。



1 象王聽聞佛法

譯文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諸多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大臣、長者、一般人民以及九十六種外道的人，總共有一萬多人，一日，大眾都在佛座面前聽佛講經。佛心想：衆人聚在我處聽法，份子越來越複雜，大多數的人既歡喜講話，身心又難以安住。佛便想要捨離衆人而去，到閑僻安靜處所，靜坐沉思，參悟大道。佛生此念後，便立刻捨離衆人而去。走到山中，來到叢樹林中，這些樹頗有神異之氣。佛坐在樹下沉思，參悟大道。

離樹不遠之處，有一群大象約五、六百頭之多。其中有一位象王，看上去頗爲賢德和善，能知曉何爲善事何爲惡事，如人一般。大象很多，大多數都圍繞在象王身邊。諸位小象則走到所居之地前面的水塘之中，嬉戲打鬧塘水，使水變得混濁惡臭。諸位小象又走到前面水塘裏去喝水。一些在吃肥美之草，另一些在草地上奔跑踐踏。我

們衆生的所作所爲大多數都有類似的缺點（先把東西弄髒，然後自己又去吃）。

諸大象及小象攪動塘水，使之混濁惡臭，也使草地之草變髒，然而常常又在飢渴之時，去飲用濁臭之水，啃吃踐踏過後之草。象王心想：我要拋開衆象，走到一個僻靜之處愉快一些。象王立刻拋開衆象而去，轉入山中，來到了頭羅叢樹之間。當時，象王看見佛陀也坐在樹下，心中大爲歡喜，立刻走到佛陀之處，低頭屈膝，向佛施禮，然後又退到一邊而立。佛心想：我拋開衆人，來到這些樹叢中間；沒想到象王也拋開衆象，來到這些樹叢之中；其中蘊涵的意義如此這般相同！

佛陀於是爲象王闡說經義，說佛是人間最尊貴的聖人，象王是象群中最尊貴的代表。佛說道：我心中所思與象王心中所想如此合拍，現在我就與象王一起共同在這片樹林裏快樂地生活。象王傾聽了經典之後，心意立刻開通，理解了佛之微妙之意。象王環視佛所住之處，隨即來回從容地走動，所到之處，用鼻噴水灑地，又用鼻子捲住野草掃地，用腳踩地，以使地面平整。象王每天朝暮侍候佛陀，天天如此。

原典

佛在舍衛國①祇樹給孤獨園②時，諸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③、優婆夷④、諸天、大臣、長者、人民及事九十六種道者，凡萬餘人，日於佛前聽經。佛自念：人衆日多，身不得安。佛意欲捨人衆去，至閑避處，坐思念道。佛即捨人衆去。入山，至菴樹⑤間，其樹大有神。佛坐其下，思念道。

去樹不遠，有群象五六百頭。中有象王賢善，知善惡之事，譬如人狀。象輩衆，多周匝⑥象王邊。諸小象走居前水中，走戲，托撈⑦水，令濁惡。諸小象復走居前食。噉美草⑧，走戲蹈踐其上。我衆大多患是⑨。

諸象及小象子托撈水，令濁惡，令草不淨，而反常飢飲濁惡水，食足踐之草。象王自念：我欲棄是諸象，去至一避處快⑩耶。象王即棄諸象而去，轉行入山，到頭羅菴樹間。象王見佛坐樹下，心大歡喜，即前到佛所，佞頭屈膝⑪，爲佛作禮，却在一面住。佛自念：我棄衆人，來在是樹間；象王亦棄衆象，來到是樹間；其義這同！佛爲象王說經，言佛於人中最⑫尊，象王於象中最尊。佛言：我心與象王心這相

中①，今我與象王俱樂部●樹間。象王聽經，心意即開，解知佛意。象王即視佛所，仿佯●經行處，以鼻取水灑地，以鼻撈草掃地，以足蹈地●令平好。象王日●朝暮承事●佛如是。

注釋

① 舍衛國：地名，即舍衛城，在今印度西北部拉普的河南岸。

② 祇樹給孤獨園：又稱「祇園精舍」。給孤獨相傳是舍衛城裏的一個富商，因好施捨孤獨之人而得此名。他皈依釋迦之後，購買了祇陀太子的花園贈送給釋迦。但祇陀太子只賣地面不賣園中之樹，而樹贈送給釋迦，故稱「祇樹給孤獨園」。後泛指佛教聖地。

③ 優婆塞：即指在家奉持佛法的男子。

④ 優婆夷：即指在家奉持佛法的女子。

⑤ 藜樹：即叢樹。藜，音cong，叢的異體字。

⑥ 周匝：在周圍環繞成一圈。

⑦ 扞撈：別本《那先比丘經》作「撓撈」，即攪動之意。案：別本《那先比丘經》後縮「別本」。

⑧ 噉美草：依「別本」，此句前後有漏譯之處，且語次頗雜。參見附錄「別本」卷上。噉，吃也。

⑨ 患是：即有此缺陷。指人像衆小象一樣，既吃被攪濁的水而不知可惡，又以被踐踏過的髒草爲美食。這裏是借群象生活喻人世間飲食不乾淨。

⑩ 快：輕鬆愉快。

⑪ 頭羅：「別本」譯作「校羅」。不知何樹。

⑫ 伍頭屈腓：即低頭屈膝。伍，低之異體字；腓，膝之異體字。

⑬ 窳：最之異體字。

⑭ 這相中：即這麼合拍之意。中，符合、合拍之意。這，按文意應寫著「適」，恰恰之意。

⑮ 是：這也，指示代詞。

⑯ 仿佯：即彷徨，原意遊蕩、徘徊貌。此處作從容來回走動之意。

●踏地：踏地、踩地。

●日：每天，名詞作副詞用。

●承事：即侍奉。

2 象王聽阿羅漢誦經

譯文

過了很久之後，佛陀涅槃了。象王却不知佛陀到何處去了，仍然每天來到頭羅樹林，爲之周旋而走。到處尋找佛陀不得，便啼哭淚流，憂愁不樂，以至不能飲食。當時，國中正好有座佛寺廟舍建在山上，其寺名叫迦羅洹寺。寺中有五百名沙門常常居住在其中，這些沙門都證得了阿羅漢道。他們經常在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等六齋日時，誦讀經書，直到天亮。

當時，象王也在山上，正好住在某寺之中。象王知道有六天時間誦讀經書。等到誦經之日，必定走到寺中，傾聽衆僧誦經。衆位沙門知道象王心想聽經，每次誦讀經書之時，一定等候象王來到，然後才開始誦讀經文。象王傾聽經文直至天亮，既不瞌睡也不臥下，不動不搖。

原典

佛久後般泥洹去。象王不知佛所在，爲周旋行。求索佛不得，便啼垂淚，愁憂不樂，不能食飲。時國中有佛寺舍在山上，名加羅洹寺。中有五百沙門常止其中，皆以①得阿羅漢道②，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常以是日誦經，至明。

時象王亦在山上，止於寺中。象王知有六日誦經。至其日，當行入寺中，聽經。諸沙門知象王意聽經，欲誦經時，須象王來，乃誦經。象王聽經至明，不睡不臥，不動不搖。

注釋

①以：通「已」字。

②阿羅漢道：即指小乘佛教修行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它消滅了一切煩惱而進入了涅槃境界，是小乘佛教聲聞四果中之第四果。

3 象王轉生人道

譯文

由於象王多次傾聽佛經、侍奉佛陀的緣故，後來象王因為年壽已高，命盡而死，死後便轉生人道，作為某人之子而生於一個婆羅門的家中。

後來，年齡漸漸長大，沒有傾聽過佛經，也沒有看過一個沙門，便拋開家人而走，來到深山之中，學習異道，在山上住了下來。靠近他住的地方也有一個婆羅門的道人，與他一同住在山上，互相往來，結為知心的朋友。他們倆之中有一人心想：我若不能斷絕世間憂苦、衰老、疾病，死後必然墮入地獄、畜生、餓鬼、貧窮之中。因為這個緣故，我要剃掉頭髮，身披袈裟，追求進入羅漢涅槃的境界。另一個人心想：我寧願求作一國之王，獲得自由自在，並且使天下人民都要聽隨我的教化命令。

像這樣的發誓之後，兩人分別因年壽已盡而死，後又都轉生世間再次為人。其中一個先前想要做國王的人，出生在海邊，成為國王的太子，名字叫做彌蘭；其中一個